

苦楚中的默示錄：柏楊詩的受難記

[臺灣]金尚浩*

目 录

- 一、引言
- 二、帶著痛苦的受難
- 三、在綠島綻放的水仙花
- 四、結語

一、引言

希臘語的eleutheros (自由的人) 是doulos (囚犯) 的相對語。自由的概念是屬於社會的、政治的。通常我們把自由當成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在自己所屬的國家或社會中，在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基礎之下，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來行動，而不受到外界的強制或拘束，這種狀態就是屬於自由。這時我們應有自由去做法律禁止以外的一切事情，我們應有自由拒絕法律命令以外的一切事情。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說：「依法之處才有自由存在」。¹⁾ 身體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集會的自由、結社的自由等等各種各樣的自由，不受任何強制的狀態，就叫自由。黑格爾(Hegel, 1770-1831)曾經把世界歷史看成自由意識的發展，由他看來，古代亞洲的專制國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而希臘、羅馬的社會是只有站在奴隸制度之上的少數市民為自由。但是，近代的市民社會豈不是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了。葛蘭西 (Gramsci, 1891-1937)

* 台灣·修平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1) 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年1月再版)，頁127。

是義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也是後殖民主義理論家。他也在二十世紀初，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權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²⁾

「一遇到不公義的事，就像聽到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³⁾ 上世紀六〇年代，柏楊（郭立邦，1920-2008）以雜文為劍，刺向不公與腐敗，「柏楊的一生充滿傳奇，知道他成長的環境與過程之後，較能瞭解他對中華文化的批判」。⁴⁾ 也因此被國民黨當局押進了監獄。柏楊在〈詩人的祈福——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於美國鳳凰城國際桂冠詩人聯合協會致詞〉一文中說：

作家和詩人心中只有博愛與和平，追求的只是平等，從法律平等到人格平等。然而，這種特質卻是專制獨裁者最畏懼的炸彈，他們畏懼而憤怒——憤怒作家和詩人的暴露他鄙賤的一面。⁵⁾

柏楊以「犯上作亂罪」被判十二年刑期。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期間，開始了自己此後的獄中「十年通鑿」。柏楊對此將近十年懷有別樣的感情。他認為沒有這場牢獄經歷，自己只能是個寫幽默雜文的專欄作家。

當然，柏楊的小說和雜文，還是具有相當的文學意義。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外，柏楊的牢獄詩可以說是一種啟示的，他在黑暗中發亮，在死亡中發現生命。柏楊九年多的牢獄生涯，可說生不如死，除了女兒佳佳是他堅持活下去的動力之外，「婚後第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現在女兒成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都牽動我的心肝」，⁶⁾ 進入浩瀚的史籍，在歷史的進程中，尋找成敗興亡的複雜因素，探索人心人性的變與不變，「人生的變數太多，今天的盟誓，不能保證明天履行」。⁷⁾ 對他來說，在絕望的梢尾中卻是有希望，如此極度的

2) 在葛蘭西看來，資本主義透過對文化制度的大規模網絡（如學校、政黨、報紙、傳播媒體和民間社團）控制，而操縱著整個社會，使其不斷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整合為一。如何暴露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成為葛蘭西思考的中心問題。參見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12-13。

3) 柏楊口述，〈十年雜文〉《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1996年7月），頁235。

4) 柏楊口述，周碧瑟，〈代序：陪柏楊重走七十五年〉《柏楊回憶錄》，頁8。

5) 柏楊，〈詩人的祈福〉《柏楊詩》（台北，遠流出版，2001年7月），頁5。

6) 柏楊口述，〈十年雜文〉《柏楊回憶錄》，頁239。

絕望突然轉為希望，這也許是一種直觀或是宗教的預感。這種預感不是放在現實上的合理性，或是透過本質的發現，而是對著向未來強烈的吸引，就是通過自己的需求獲得而已。因此，那幾乎是一種強迫的信念。柏楊在牢獄過著漫長苦痛的歲月，這並不意味著他的牢獄詩無知對民眾的痛苦，或是神秘主義的感覺。

柏楊對中國國民的醜陋性的凸顯，表面是「恨」字，其實「恨」的極端是「愛」。柏楊手持聽筒、手術刀、為的是診證開刀、目的是救人。⁸⁾

在他的牢獄詩裡，不斷地呈現極度的絕望感，這是為他的願望常常不會超越象徵的形態，這是一個例證。

柏楊的詩作其實不多，含詞在內大約六十餘首，在舊體式微而新體風行的情況下，柏楊的舊詩顯得特別值得注意，他直接間接宣洩冤氣，結合耳聞目見，顯影獄中風景，從台北三張犁調查監獄到綠島國防部感訓監獄，從入到出，盡是磨難。如在〈冤氣歌〉中描寫：

天地有冤氣 雜然賦流行
在下為石板 在上為石頂
門則為鐵鎖 窗則為鐵樞
於人曰儼然 斗室拷口供
他白即自白 栽贓復心證
時窮苦乃見 一一服上刑⁹⁾

他的詩寫盡了柏楊生命史中恐怕最悲慘的一部分。柏楊坐牢九年二十六年，經過了無情歲月的雕刻，一九九八年，在綠島蓋了一座「人權紀念碑」。碑上刻有一句柏楊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困在綠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本論文無法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許多相關問題，將把焦點限定

7) 柏楊口述，〈火燒島〉《柏楊回憶錄》，頁301。

8) 黎活仁、李瑞騰、梁敏兒等人主編，《柏楊的思想與文學》（台北，遠流出版，2003年11月出版三刷），頁31。

9) 柏楊，《柏楊詩》，頁27。

在小範疇內。而置重點於柏楊的牢獄詩為主，觀察其詩作所反映的時代意義和分析為其闡釋對象。

二、帶著痛苦的受難

「弱者的道德，如何成為強者所接受的道德呢？奴隸的德行，又如何取代主人的德行呢？怨恨者的價值顛覆或價值位移，何以能夠變成普世的價值標準？這些問題，無論是尼采（Nietzsche, 1844年-1900年）或是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年-1928年），都沒有完整而清楚地回答」。¹⁰

一般來說，人的整個體驗視同為痛苦（Suffering），是宗教上的思考模式。例如，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如此。現存的痛苦已經成為人們體驗過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質和面貌。如果依據這種思考方式，一首詩的創作也可以說是一種「痛苦的客觀化」。只有有過傷痕的人，才能成為傷痕的治療者。由於柏楊透過自己的痛苦，就能體驗其時代和社會的傷痕，所以他具備了自己和共同體的悲哀，隨時能夠治療的生命力。這治療的生命力，也能表現出更具體的詩創作過程。詩並不是與現實隔開，無論如何要反映現實。其理由是藝術本身就是社會的行為，所以具備了傳達的作用。「我錯估那種沒有制衡的權力所造成的形勢。也或許是，雙方都還沒有成熟。結果，我付出代價，被捕入獄」。¹¹柏楊把時代精神，有時以詩來實現，創造出價值。他詩作的中心意象是以「痛苦」為主，對他來說，「痛苦」是什麼？「痛苦」也許可能就是在「囚室空對壁/相看兩無聲〈冤氣歌〉」的默示錄吧。柏楊在〈我來綠島——（一九七二年四月，政治犯自台北解往綠島，囚國防部感訓監獄）〉全詩中描寫被押送到綠島時的心情：

我來綠島時 狀如待烹狗

10) 汪宏倫，〈現代共同體當中的怨恨心態〉，收錄於廖炳惠等人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建會出版，2004年4月），頁82。

11) 柏楊，〈悼蔣經國〉《奮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1年1月），頁66。

胸背縫數字	一三一二九
兩人共一銬	繩索縛雙肘
滿目皆兵衛	飛機壓頂吼
巨艦載千里	橫臥甲板首
烈陽似火燒	甲板燙炙手
陣雨衣盡濕	陣風百骨抖
歷盡三晝夜	仍見笑開口 ¹²⁾

在詩中柏楊並沒有探索哲學的深度，而是擔心將「如待烹狗」似的陰影和氣氛。他在「滿目皆兵衛」的火燒島上，與亡靈的陣雨和陣風過了三晝夜，對他這種亡靈是絕對而可怕的東西，此也會吸收所面臨的一切。但他在最後一句「仍見笑開口」中看出將面對的痛苦似乎不會恐怖的感覺。這並未在現實中觀照痛苦，而是站在痛苦的立場觀照痛苦。為何使柏楊如此執著「繩索縛雙肘」的痛苦呢？是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經進入了毀滅而恐怖的時代。「沒有人權觀念的文化就一定會腐敗、墮落、發臭、奄奄一息」。¹³⁾「文化統治永遠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統治是權力的敏感區域，它的成敗取決於權力話語之間的均衡感。要解決文化霸權和政治鬥爭的問題，使受壓抑的聲音和主宰的聲音所構成的歷史衝突，成為他們之間權力鬥爭持續不斷的歷史紀錄」。¹⁴⁾這首詩在台灣現代史上最疼痛的部分，深入和正直的呈現其詩的原動力，是沉默的形式足以作品的生命。這種沉默在極度的痛苦和安慰的意味中，令人體悟其真實感，同時沉默以我和另一個靈魂混合在一起。在他的詩裡，已經沒有人間，卻只有亡靈的信號而已。他的詩，非要被亡靈抓住不可的靈魂，以其靈魂描寫的就是痛苦的故事。「我一生幾乎全在地獄，眼淚遠超過歡笑」。¹⁵⁾柏楊體會到在地獄的瞬間，突然發現不存在的巨大而空虛的另一個我的存在。在地獄裡存在的「我」就是被壓迫的靈魂的聲音。被執政當局壓迫的「我」裡面的「他者」，從現在起，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地

12) 柏楊，《柏楊詩》，頁66。

13) 柏楊編著，〈中華文化的反省與重建〉《新城對——柏楊訪談錄》（台北，遠流出版，2003年3月），頁251。

14)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199。

15) 柏楊口述，〈前言——重飛來時路〉《柏楊回憶錄》，頁2。

獄生涯。柏楊在〈我在綠島〉全詩中描寫：

我在綠島時 改服黑衣裳
 編號二九六 一一剃髮光
 重犯十數人 獨鎖六區房¹⁶⁾
 囚室僅容身 旋轉苦徬徨
 鹹風刺肌骨 海雨透鐵窗
 偶聞浪聲急 百折斷迴腸
 寂寥日復日 日日對砦牆
 不知人間事 唯懷父母邦¹⁷⁾

「改服黑衣裳」的我，其存在的領域是從外界轉移到徹底內心的世界。這種「存在」和「不存在」的區別，逐漸內心化的同時至今在「我」裡藏匿的他者更會凸顯。這表示柏楊的主要思維空間已經存在於綠島。他的思維和自己存在的證據「編號二九六」，至少尚未到綠島之前，依靠自己的知性來理解事物的「我」，卻現在被逼進困境。因此柏楊連自己的存在也交給將可能變為十分危險的「他者性」。這種交給就是陷入根源的茫然狀態。在茫然之中，有和無、內和外、熟悉和不熟悉的境界線才會塌了，如此沒有固定的意味，只是反覆地呈現「旋轉苦徬徨」。他的徬徨對「有」的否定，並對「確實性」的疑惑，不過要打破「有」形式的根源就是混沌（chaos）的狀態。其實，回到混沌的狀態，如果呈現在腐敗和恐怖的世界裡就如同死亡。他對有權力的執政者什麼也未期待，卻把自己徹底的放棄時，出現新的世界和語言。這是未被白色恐怖所佔領的，珍惜的存在「唯懷父母邦」就是家屬。柏楊在〈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一文中說：

我是第二次大戰後的移民，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很高興由「河南人」變成「台灣人」。我已有了孫兒，我很高興聽孫兒們吹他們的祖父移民台灣 的故事。¹⁸⁾

16)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為放射狀二層四角大廈，一角稱一區，六區在二樓，專囚重要政治犯。

17) 柏楊，《柏楊詩》，頁71。

柏楊以最理性的語言，描寫最非理性的現實世界，這是他詩作的另一種左右為難（dilemma）。柏楊的詩作歌頌了以不合理的制度來壓抑人民時，因而遭到破壞和侵犯的個人被奪走的自由和傷痕。他的文學行為以非理性的主體來形成的制度和秩序之下，對個人加以壓抑的自然反應。因為柏楊曾經是在黑暗時代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的這種抒情詩能夠稱為民眾詩。「台灣是受欺壓的弱者，何以不怪那些以大欺小、恃強凌弱的強者，卻厚責弱者的怨恨心態呢？」¹⁹⁾柏楊因反暴政而坐黑牢並不是他個人的事宜，而是代言當時大多民眾的心聲。柏楊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那就是他的顛峰之作《醜陋的中國人》。他在〈我悲壯中掙扎〉一文中說：

我從事寫作超過四十年，五〇年代我寫小說，六〇年代我用一種獨特的文體寫專欄，表達我對社會不公平的抗議，……在這段長期監禁中，使我對中國問題有充分時間思考。²⁰⁾

把詩人與時代環境的關係，作了極深刻的闡發，發人深省。柏楊囚禁時期貫穿詩作的中心思想是悲劇性。他在〈詩人的祈福——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於美國鳳凰城國際桂冠詩人聯合協會致詞〉一文中說：

我個人的悲劇發生在本（二十）世紀六〇、七〇年代，它是中國從傳統的醬缸文化中轉化為世界性民族、人權、自由、平等的巨變中，一個不可避免發生的獻祭。我曾遭受逮捕、拷打、凌辱、囚禁，長達九年二十六天，但國民黨也終於結束了它一黨獨大的專制統治，開始步向五千年從未有過的民族自由社會。²¹⁾

「所有希望都被無情的摧毀，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²²⁾他被政治壓迫逮捕

18) 柏楊編著，〈中華文化的反省與重建〉《新城對——柏楊訪談錄》，頁137。

19) 汪宏倫，〈現代共同體當中的怨恨心態〉，收錄於廖炳惠等人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1。

20) 柏楊，《奮飛》（台北，遠流出版，2001年1月），頁176。

21) 柏楊，〈詩人的祈福〉《柏楊詩》，頁6。

之後，描寫長期以囚人生活經驗的詩，這顯示出在封鎖的世界裡遭到挫折的悲劇英雄的模樣。如在〈幾番〉、〈除夕〉、〈囚房〉等的詩中，呈現的我就是時代的痛苦以全身擔負而犧牲的人物角色：

幾番鐵鍊過門前	幾番哀號震鐵欄
腸縈兒女悲離別	魂驚鞭後咽寒蟬
天上千年如一日	獄中一日似千年
到此人生分歲月	聽風聽雨兩茫然

——在〈幾番〉全詩 23)

人道人權一筆勾	斗室恰如刀俎場
毒言詈語能挫骨	坐冰壓趾兩相忘
互證相符織成線 ²⁴⁾	空言狡展結文章
自動招認夷狄法	坦承不諱傳統方
何患無辭肉餵虎	欲加之罪狼食羊 ²⁵⁾

——在〈除夕〉中 26)

身如殘屍爬黃蟻	人同蛆肉聚蟑螂
群蚊叮後掌染血	巨鼠噬罷指留傷
暮聽狂徒肆苦叫	晨驚死囚號曲廊 ²⁷⁾
欲求一剎展眉際	相與扶持背倚牆

——在〈囚房〉中 28)

這三首雖然充分描述了牢獄的黑暗和人命的微賤，但柏楊所說的「如果社會沒有毛病，我要挑也挑不出來」。²⁹⁾悲劇的英雄並不與他人和解時誕生，而是

22) 柏楊口述，〈軟禁〉《柏楊回憶錄》，頁326。

23) 柏楊，《柏楊詩》，頁38。

24) 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被告之間所作不利於對方的口供，得作為對方犯罪的證據。

25) 《伊索寓言》：狼要吃小羊，堅稱小羊去年曾偷吃牠門前的草，小羊說：「去年我還未出生呢！」狼說：「你講的全對，可是，我吃什麼？」。

26) 柏楊，《柏楊詩》，頁44。

27) 政治犯槍決時，總在凌晨天色將明未明時執行。

28) 柏楊，《柏楊詩》，頁47。

從單方面的犧牲自己才會呈現。不過，如此的英雄與時代的背景和諧時才會誕生，若時代改變而英雄的主體喪失其代表性時，當然會消失。柏楊的詩具有意味的原因是，並不是他對詩的表現特別優秀，或是他牢獄的經歷輝煌，而是經驗和詩作搭配以全身呈現出來的作品，令人留下感動。「歷史的陳述，使我們知道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在歷史時間的軸線上，找到自己觀察歷史的位置」。³⁰「人為什麼要探求歷史真相？因為真相是人類唯一可以防止罪惡重演的藍圖」。³¹由於他的牢獄生涯剛好處於在醜惡面的暴政時代的中心，所以他自己的苦悶立即成為他人苦悶的代表性。「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³²處於這樣冷峻的時代，柏楊背負著沉重的憂憤，步履蹣跚地走過艱辛的時代，記下這段他這一代所共有的生命經驗。

三、在綠島綻放的水仙花

「我就是在委屈、冷漠、飢餓中長大的」。正由於此一悲慘的經歷，形成了柏楊的反動。他把少小的不幸歲月，轉化成堅強的愛心及同情，付與親人，交給社會和國家。³³絕望的環境改造成為希望，這是詩人高度的智慧表現，也就是說，不幸卻也是幸運的寬容的愛。如果我們胸中沒有愛，對任何一件事恐怕也沒有資格認真地去探究。柏楊心中對家屬滿懷著熱騰騰的愛，從他詩的題材到形式，都可獲的證明。柏楊在〈自由〉一文中說：

29) 柏楊編著，〈很難絕對客觀〉《新城對——柏楊訪談錄》，頁72。

30) 阮美慧，〈從「中國」到「台灣」——台灣戰後詩中的國家意象〉，收錄於廖炳惠等人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57。

31) 柏楊，〈與野的反撲〉《奮飛》，頁151。

32) 柏楊口述，〈前言——重飛來時路〉《柏楊回憶錄》，頁3。

33) 《明報》，1981年2月24日-27日，轉引自黃守誠，〈國家不幸詩家幸——柏楊舊詩的藝術成就〉，收錄於黎活仁、李瑞騰、梁敏兒等人主編，《柏楊的思想與文學》，頁372。

接著想辦的一件事，就是想聯絡佳佳、城城，和坦坦。然而，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雖然在以後的有生之年，一直想盡辦法彌補，但仍然失敗。尤其是佳佳，這個我把所有的兒女之愛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兒，使我受到最大的創傷。……我在牢房裡，一度還想到出獄後，要帶佳佳看一場電影。³⁴⁾

文學創作的核心就是同情與愛，必需先愛自己，才能愛別人。如果沒有愛的成分，怎麼會愛惜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價值呢？這些都是柏楊的詩所具備的價值，也許他已經體悟了生命中內在的秘密。也許他是對宇宙調和的法則，比別人更能體會的一位。這些並非只以觀念來到達的世界。詩的另外一個特色，是對人生的愛，把愛的情感靜謐而懇切的描寫，可以說是以包容向未來奮鬥的人，當然對未來有信心，詩人把這叫做「愛」。柏楊的詩並不會挫折和幻滅來結束的理由是，因為他發現連自己也與別人沒什麼兩樣的日常中的自我。若一直沉溺於生活中的苦楚，就不能得到生命中的喜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而心裡的喜樂，外人無干。柏楊在〈家書〉全詩中描寫：

伏地修家書 字字報平安
字是平安字 執筆重如山
人逢苦刑際 方知一死難
凝目不思量 且信天地寬³⁵⁾

他以寫「平安字」的方式，描寫自己不安的內心，和自己所應該追求的純粹的理想。「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有孩子身上」。³⁶⁾不過純粹理想是有時無法達到的世界，所以他只好「凝目不思量/且信天地寬」。柏楊透過詩的自我，顯示出苦惱的心境。在〈有感〉全詩中描寫：

34) 柏楊口述，〈自由〉《柏楊回憶錄》，頁333至344。

35) 柏楊，《柏楊詩》，頁40。

36) 柏楊口述，〈十年雜文〉《柏楊回憶錄》，頁239。

東方閃閃日光新 詔獄壓壓積烏雲
 閉眸便見嬌兒女 展眉仍自對鐵門
 人生飄渺半如夢 乍驚我夢偏沉淪
 此情都已隨風去 依牆寂寞待黃昏 37)

柏楊還包著虛無中期待的心情，他正處於到「展眉仍自對鐵門」的狀況，但還是「閉眸便見嬌兒女」。雖然他的「此情都已隨風去」，但使他體驗希望的過程就是這首詩的優點，既沒有太誇張的態度，也沒有過分的感情。在歲月的水勢中，經歷了風吹雨打之後，並沒有破碎或滾落，呈現藍色又極為堅硬。這些都是柏楊的人生歷程中，可以發現的意象。他又在〈夢回〉全詩中描寫「人生最痛苦的，夢中醒來時的狀態」：38)

夜半無聲月色遲 睡中依舊到華池
 仍攜妻子稚兒女 驚醒枕畔夢如絲
 倚牆欲寫相思字 提筆徬徨意已癡
 可奈此情無處寄 今時不是往年時 39)

柏楊從「睡中依舊到華池」時，作「仍攜妻子稚兒女」的夢。但突然發現從夢中驚醒時，難過的心情寫「相思」二字。他在詩中說「可奈此情無處寄/今時不是往年時」此句，好像他所說的「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女孩，還看到另外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心之痛」。40)年輕和年老不同的是，在生存的軌道中，一去再也無法挽回的單程的路，互相對比、開始終結，來告訴我們生存的實體。柏楊在艱難的痛苦裡，毫不畏懼地站起來。他還有在〈秋雨〉中描寫：「遙憐貪玩小兒女/不知己未加衣裳」。這是柏楊在監獄生活裡，剎那之間閃現的意象中，找到了他繼續生存的意義。他又在〈出獄前夕寄

37) 柏楊，《柏楊詩》，頁42。

38) 酒井直樹，〈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問題〉，收錄於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頁410。

39) 柏楊，《柏楊詩》，頁43。

40) 柏楊口述，〈十年雜文〉《柏楊回憶錄》，頁239。

女佳佳〉一詩中描寫，即將恢復自由的內心欣喜：

看兒漸長大 搖搖學步舉
 曾入托兒所 一別一哭涕
 (中略)
 一路攀父臂 仍作秋千戲
 爬肩聞煙味 翻騰上父膝
 遇事即尋父 搜頸絮絮語
 (中略)
 當父離家日 兒已二年級
 坐地看電視 尚對差人嘻
 一去即八載 一思一心戚
 (中略)
 兒已不識父 憐兒淚如雨 41)

柏楊從女兒的初生起，自己入獄前讀小學二年級的佳佳，描述她的成長歲月瑣屑往事。不過，他即將出獄之後，要回到日常的生活。如果回到日常，他也是要家屬一起生活的身為一個家庭的家長。柏楊自己在監獄中體悟的是對女兒永恆的愛，這是對他人除了以心情來理解之外，還會認定他與我是一模一樣地實存的主體。從我實存的中心點得到的與他人的相同感，使他唱著向未來希望的歌兒。一九七八年，滿頭白髮的柏楊終於踏著走出綠島監獄，他在〈我離綠島〉全詩中描寫：

我離綠島時 厚雲掩朝陽
 脫我囚犯衣 換我平民裳
 十年如一夢 此夢仍未央
 抬臂覺肘痛 著襪撫膝傷
 試步雙足軟 合唇齒半殤
 仰頭望蒼穹 天人皆迷惘
 金堂酣歌舞 壯士泣沙場
 丹心化為淚 巨星引眉揚
 高僧怨飛雀 奇異出畫坊

41) 柏楊，《柏楊詩》，頁86。

野村相面容 俯首甘異鄉
獨念獄中友 生死永不忘⁴²⁾

柏楊走出監獄時，並沒有像其他重獲自由的人那樣，把自己的獄服燒掉，而是帶著這件標有自己代號「二九七」號獄服和三部書：《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襲錄》、《中國人史綱》。柏楊從監獄生活的痛苦裡，終於脫囚犯衣，而換成平民裳。他知道人生就是無與無、死與死之間暫時停留的時間而已，但是人還是無可奈何的繼續活下去。這似乎把圓球掉落地的同時因自動反作用彈起來一樣，生活也是以絕望的重量沉下去之後，就重新彈起來。依地球的重力掉落的球一樣，人的生活本身也應當就會有曲折和沉伏。為了忍受此根本的壓力，柏楊將成為一個永遠不會倒的圓球。

絕望的環境改造成為希望，這是詩人高度的智慧表現，也就是說，不幸卻也是幸運的寬容的愛。「使愛上這個蕃薯形的島嶼，即令後來這島上受了很多苦，甚至幾被槍決，但我的感覺沒有改變」。⁴³⁾這是愛默森（Ralph W. Emerson, 1803-1882）所言的自信：

自信是英雄氣質的基本要素。英雄氣質是靈魂處戰鬥之中；它的終極目標是對錯誤和愚蠢的最後反抗以及能夠忍受惡可能加予他的一切苦痛的力量。它敢於說出真理，所以它是正面的，它是慷慨的，仁慈的，溫和的，瞧不起微不足道的斤斤計較。對遭受別人之藐視也毫不重視。⁴⁴⁾

如果我們胸中沒有愛，對任何一件事恐怕也沒有資格認真地去探究。這些可能是在意象中，再加上思想性的原因。柏楊的詩，追求高度的精神性和思想性。在此，高度精神性的意象便是前衛和現代的東西，同時東方的禪詩中也會頻繁的出現。

42) 柏楊，《柏楊詩》，頁96。

43) 柏楊口述，〈橫渡台灣海峽〉《柏楊回憶錄》，頁191。

44) 愛默森著，何欣譯，〈論英雄氣質〉《愛默森散文選》（台北，協志工業振興會，1957年），頁159。

四、結語

柏楊從牢獄的生涯裡，把空虛的心情向未來投射而得到安慰，並以詩作來呈現。他在詩中投射的行為，就是透過語言形象化。因此，對存在探究的語言，是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不同，它脫掉工具性的界限，認定提示事物的角色。這時，語言不是手段，而是具備固有存在論的作用。相反地，即是日常語言積極拉進詩中，而在世人的公論裡，尋找與他人之間的和諧。這裡所謂的和諧不是隱蔽的否定，卻是對活生生的生命加以描寫給予肯定的意思。

柏楊在一系列的牢獄詩裡描繪的都是，為了不斷地確認自己仍是生存的事實，在泥濘裡與自己搏鬥。這的確是他的痛苦。他在〈綠島呼喚（——出獄之後，建人權紀念碑之前，曾三返綠島，四人囚房，萬感交集）〉全詩中描寫：

晚霞如火燒古城 群山齊動傳笳聲
孤島有情長夜泣 蟄龍沉睡海土腥
無邊風雨蕭蕭去 曙色穿雲一線明
法場鮮血囚房淚 癡心仍圖喚蒼生⁴⁵⁾

詩中的最後一句「法場鮮血囚房淚/癡心仍圖喚蒼生」，似乎聽到此民族經歷過的歷史痛苦。對詩人而言，悲劇不是干擾自己的一種敗北，而是不能預知的敗北，從被捲入其痛苦的事實開始。然而，對他來說，命運是做為孤獨存在的愛、對遙遠的渴望，只不過是留著期待而已。張香華在〈代序：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一詩中描寫：

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
（中略）
因為他比我更疲憊，疲憊於無望
（中略）
不能忘記那些沒有星月的黑夜

45) 柏楊，《柏楊詩》，頁144。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曬的烙痕
如今，我們紀念那個島嶼
我們懷念那首歌⁴⁶⁾

柏楊大多數的牢獄詩，是從抒情出發，在牢獄裡的感受，毫不用潤色的語言來捕抓。他透過意象的凝聚，形成一種高度象徵的氣氛和描寫人的感情的過程。柏楊牢獄詩的評價，可以說是取決於存在論或是純粹的價值上。他的牢獄詩，巨大的意味就存在於純粹的世界，和人間回聲的介入之中。無可置疑的，柏楊牢獄詩的寫作必然是一種心理的治療，在珠聯玉綴的過程中抒放愁怨，省思個人與家國的千絲萬縷之糾葛，生命之大悲苦乃化成血淚詩篇，扣人心弦。

柏楊雖然說過：「我只會欣賞詩，不會作詩」，⁴⁷⁾不過，筆者認為，他牢獄詩的缺點，便是因模稜兩可的跨懸掛在自己的感受性和社會的合理性之間，結果呈現出詩單純化的現象。另外，在他牢獄詩中，幾乎未發出奮不顧身和筆鋒尖利的聲音。詩不只是社會現象的意義性的羅列，而是透過詩的藝術性的表現，以一種普遍性，和透過詩人崇高的情操，來表現一種人道精神的昂揚，一種真理性的偉大的見證。總之，柏楊的牢獄詩可以說是，他人生的體驗和內心真誠世界的表現，以不斷地探究和依據詩想像力構思的意志，一直累積下來的結晶。

46) 柏楊，〈張香華，代序：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柏楊詩》，頁12至15。

47) 柏楊，〈詩人的祈福〉《柏楊詩》，頁16。

參考書目

- 愛默森著，何欣譯，《愛默森散文選》（台北，協志工業振興會，1957年）。
- 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年1月再版）。
- 柏楊口述，《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1996年7月）。
- 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
- 柏楊，《奮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1年1月）。
- 柏楊，《柏楊詩》（台北，遠流出版，2001年7月）。
- 柏楊編著，《新城對——柏楊訪談錄》（台北，遠流出版，2003年3月）。
- 黎活仁、李瑞騰、梁敏兒等人主編，《柏楊的思想與文學》（台北，遠流出版，2003年11月出版三刷）。
- 廖炳惠等人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部出版，2004年4月）。
-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
- 黎活仁、梁敏兒、鄭振偉、金尚浩等人撰，《2011年柏楊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大學，2011年12月）。

<Abstract>

The Apocalypse in Pain: The Passion in Boyang's Poetry

Kim Sangho

The body of poetic works by Boyang is in fact not large and amounts to only over than sixty pieces including Ci. As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Chinese poetry goes out of fashion, Boyang's poems written in traditional forms become unique amongst all the poems written in new forms nowadays. Boyang did not hesitate in venting the injustice in the prisons in his descriptions of what he saw and heard. From Taipei San-Zhang-Li Investigative Detention Cells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se's Prison on Green Island, every account of his entering and exiting of each prison is filled with torture and suffering. Boyang's lyric poetry illustrates that unreasonable institutions can become a form of violence that suppresses human potentials, and result in damage, violation, and deprivation of personal freedom. Therefore, the literary works of Boyang is his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suppression imposed upon him by the institution, order and law constructed upon an irrational subject. Boyang was a critical man in his time. His poetry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poetry of resistance, not because it represents his own resistance to the violence he encountered but the resistance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had to do perform at his time. In other words, Boyang's personal depiction of his fight against violence can in effect represent that of the anonymous public. In *Boyang Shi*, a collection of Boyang's poems, the various themes depicted are all tragic. After suffering the political suppression that ended in his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Boyang documented his long years of life behind the bars and emerged as a destructed tragic hero in his poetry. His poetry is unique and significant not in that it manifests more graphic depictions of scenes or that the struggles he had gone through were particularly extraordinary, but that, instilled with his life experiences, it creates such a powerful roar that evokes touching inspirations unmatched by others. That powerful roar in his poetry was created with the

strength of his whole bo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gic reality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will power represented in Boyang's poems in the *Boyang Shi* published in July, 2001 with the purpose to observe his illustration of suffering in his writings.

Key Words : The Passion in Boyang's Poetry, resistance poetry, tragic, the powerful roar of his whole body, touching inspiration.

투 고 일 : 2013. 1. 10. / 심 사 일 : 2013. 1. 20.~ 2013.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3. 2. 17.